

郭紹虞編選
宣壽蓀校點

清詩話彙編

責任編輯 李學穎

清詩話續編

郭紹虞 編選

富壽蓀 校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商務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76.875 插頁^(平)8 字數 1,418,000
(精)8

1983 年 12 月第 1 版 198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平)1—8,000 (精)1—3,500

統一書號: 10186·896 定價(七): (平裝四冊) 7.50 元
(精裝二冊) 8.85 元

清詩話續編序

詩話之作，至清代而登峯造極。清人詩話約有三四百種，不特數量遠較前代繁富，而評述之精當亦超越前人。丁福保氏曾編選王夫之《薑齋詩話》等四十三種為《清詩話》，頗便於研究者參考，為學術界所稱道。

予為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理論，平生搜集清人詩話不遺餘力，而朋輩中復有以孤本、抄本見貽者，故收藏較為完備。予久欲編選清人詩話叢書，以繼丁氏未竟之業。一九六五年，富壽蓀君見訪，話及此事，富君極力慫恿，遂有此選輯《清詩話續編》之舉。

清人詩話中，除評述歷代作家作品外，亦有專述交遊軼事及聲韻格律者。本書為提供研究中國古典詩歌理論參考之用，故所選者以評論為主。

本書共選輯清人詩話三十四種，其中如毛先舒《詩辯坻》、賀貽孫《詩筏》、賀裳《載酒園詩話》、吳喬《圍爐詩話》、張謙宜《覲齋詩談》、喬億《劍溪說詩》、趙翼《甌北詩話》、翁方綱《石洲詩話》、管世銘《讀雪山房唐詩序例》、余成教《石園詩話》、潘德輿《養一齋詩話》、朱庭珍《筱園詩話》等，頗有真知灼見，足資參考，更有多種為歷來絕少流傳者，故先行整理出版。願清人詩

話精粹者尙多，也。當再選輯爲《清詩話三編》。

本書校點由富壽蓀君擔任。富君精於詩學，在校勘中廣徵羣書，對引詩引文中脫誤多所補正，並校訂論述中證誤，共寫出校記三千餘條。前後歷時五年，用力甚勤。其不足之處，則有待於專家、讀者指正。

郭紹虞

一九八〇年三月

校點說明

本書共選輯清人詩話三十四種，除闕名《靜居緒言》一種爲未刊稿本，其餘均以原刻本爲底本。

本書校點係在郭紹虞先生指導下進行。

校勘方面，要求對引詩、引文中脫誤，盡可能查核補正，並作校記說明。書中所引漢、魏、晉、南北朝、唐詩，據《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及《全唐詩》校勘，並參校《昭明文選》、《玉臺新詠》、《唐人選唐詩》（十種）、《文苑英華》、《唐文粹》、《唐百家詩選》、《樂府詩集》、《唐詩紀事》、《萬首唐人絕句》、《衆妙集》、《唐詩鼓吹》、《唐詩品彙》及有關專集等；宋詩據各家專集校勘，並參校《宋文鑑》、《宋朝類苑》、《詩話總龜》、《苕溪漁隱叢話》、《詩人玉屑》、《瀛奎律髓》、《宋詩鈔》及《宋詩紀事》等；金、元、明、清詩據各家專集校勘，並參校《中州集》、《元文類》、《元詩選》、《列朝詩集》、《明詩綜》、《紀事》及《清詩別裁集》等。書中引文據原書校勘，凡節錄者，一般只校訂錯字，如刪、當以致無法卒讀或有失原意者，則酌予校補；凡全錄者，則對個別脫字脫句酌予補齊。爲避、以誤傳誤，對論述中錯誤，經考證核實，作出校訂，寫在校記中，供讀者參考。

標點方面，要求對人名、地名、書名加專名綫，對引詩、引文加引號。一部分引文曾經節錄或刪改，爲與作者本人論述有所區別，故仍加引號。

本書承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同志在審閱中提出寶貴意見，獲益良多，謹致謝忱。因書中引詩、引文極其廣泛，較多引詩並無篇名，甚至亦無作者姓名，故校勘頗爲艱鉅。限於水平，校點中錯誤難免，殷切期望專家、讀者指正。

富壽蓀

一九八〇年三月

目錄

詩辯坻·····	毛先舒·····	一
春酒堂詩話·····	周容·····	九九
抱真堂詩話·····	宋徵璧·····	一二五
詩筏·····	賀貽孫·····	一三一
載酒園詩話·····	賀裳·····	二〇三
圍爐詩話·····	吳喬·····	四六七
古歡堂雜著·····	田雯·····	六八九
詩義固說·····	龐塏·····	七二五
西圃詩說·····	田同之·····	七四五
蘭叢詩話·····	方世舉·····	七六七
親齋詩談·····	張謙宜·····	七八七
小澥草堂雜論詩·····	牟願相·····	九〇九

龍性堂詩話	葉矯然	九二五
劍谿說詩	喬億	一〇六三
甌北詩話	趙翼	一一三五
詩學源流考	魯九皋	一三五二
石洲詩話	翁方綱	一三六一
雨村詩話	李調元	一五二五
讀雪山房唐詩序例	管世銘	一五三七
葦原詩說	冒春榮	一五六九
靜居緒言	闕名	一六二七
國朝詩話	楊際昌	一六五五
石園詩話	余成教	一七三三
老生常談	延君壽	一七八九
小清華園詩談	王壽昌	一八四九
三家詩話	尙銘	一九一七
輟鍛錄	方南堂	一九三一

退庵隨筆·····	梁章鉅·····	一九四七
養一齋詩話(附李杜詩話)·····	潘德輿·····	二〇一
竹林答問·····	陳 僅·····	二二七
白華山人詩說·····	厲 志·····	二六九
問花樓詩話·····	陸 鑒·····	二八九
筱園詩話·····	朱庭珍·····	二三三
詩概·····	劉熙載·····	二四五

詩

辯

坻

詩辯坻序

同郡陸圻景宣拜譔

毛子之辯詩也，將廣詩于天下也。曷爲廣之？將廣詩之治于天下也。蓋詩以言志，志有疆域，則詩有規萬；旨有貞淫，則曲有倫變。善詩者能自澤于弦誦，又能引人於安雅，察其升降，謹其流失，使天下之人皆自進于雍容夷愉，足以宣德意，竭忠孝，卽天下稱郅理焉。此毛子之志也，故曰將廣其治于天下也。然則辯詩者何昉乎？語有之：「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辯之始也。下此則雕龍、詩品，辯不一家，亦各引信神明，培擊帶戾，褒斷抑損，大抵可槩見焉。沿及近世，迪功談藝之錄，弇州卮言之編，明瑞詩藪之作，莫不羅絡古近，津梁來葉。所謂有龍淵之利，乃可議斷割；擅淥水之節，乃可辨鏗鏘者也。予觀毛子天情標遠，中抱悱惻，有詩之質者也。其學瀝液羣言，馳騁百代，每以詩自娛，而世亦翕然以詩奉毛氏，卽今談詩之異同者，亦折衷于毛氏。乃毛子爲詩，長言之不足，又極辯之。卿雲、八百而後，舍人、黃門以前，靡不斟酌膏腴，條列情品，反覆窮詰，淵然湊微，洵詞家之具圈，而風賦之都會也。然其取辯于坻者何也？昔子雲之目方言曰：「如鼠坻之與牛場也，用則實五稼，飽邦民，不用遂爲糞壤抵之于道。」茲毛子乃取義于坻，殆莫必其傳耶？抑詩有云：「如京如坻。」傳云：「有肉如坻。」竊以毛子

之學，高則爲陵，大則爲京，將以顯盛之名進之，何邦民之不飽而屑屑憂糞壤爲？矧今毛子之詩，既家弦以諷詠，而毛子之辯又戶說以眇論，使天下之詩人昭晰而互進，皆將雍容夷愉，以宣德意而竭忠孝，坐臻于郅理，是則毛子廣詩之志已矣，又何邦民之不飽而屑屑憂糞壤爲也？然則廣毛子之志于天下，雖以爲治于天下也，何不可哉！

目錄

卷第一

總論……………六

經……………三

逸……………一七

漢……………一八

卷第二

魏……………二六

六朝……………三〇

卷第三

唐後……………四五

雜論……………六二

卷第四

學詩徑錄……………七四

竟陵詩解駁議……………七九

詞曲……………八九

自敘……………九六

詩辯坻卷第一

錢唐毛先舒稚黃一名駿字馳黃著

總論

維詩作詒，蹟有煩名，六藝羣緯，義洽理備，均以宣其壅鬱，節其波蕩，陳美以爲訓，諷惡以爲戒，上既足以彰知貞淫，而下亦得婉寓怨譏，而亡所諱。故迺微之以詞指，深之以義類，幹之以風力，調之以匏弦，質之以檢括，文之以丹彩。用之當時，感人靈於和平；播之歷祀，挹芳流乎無窮。所以采在二代者，與典謨並傳；沿爲變格者，垂至今而不廢。

詩學流派，各有顯家，要其鼻祖，歸源風、雅。風、雅所衍，流別已夥，舉其巨族，厥有三支：一曰詩，二曰騷辭，三曰樂府。離騷興于戰國，其聲純楚，哀誹淫佚，類出小雅；而詳其堂構，近詩篇，雖瓜瓞于古經，蓋別子而稱祖者也。後遂寢變爲賦，又其流矣。樂府興于漢孝武皇帝，不曲可弦歌，調諧笙磬，練日奏于郊禋，驚茄詢于玉帳。蓋以商、周雅、頌歌法失傳，故遣嚴、馬之徒維新厥製，已而才人辭士，下逮于閭巷閨檐，咸各有作，飈流濫焉。「昔有霍家奴」，雅留曲闕，「相逢狹路間」，燕女溺志，稟酌四詩，情亡不有。魏、晉相承，體緒頗雜，而並隸樂府，莫之或變。然周、秦歌謠及鴻鵠、騶逝諸作，併采入樂苑者，以類相景附云耳。至于唐世樂府，絕句爲多，而

章句俳齊，稍同文侯恐臥之響，故填詞出焉。爾時但有小令，聽者苦盡，故宋人之慢調出焉。慢調者，長調也。金人欲易南腔爲北唱，故小變詞法，而弦索調出焉。然弦索調在填詞爲長，在曲又嫌其短，故元人之套數出焉。元曲偏北而不嫻南唱，故明興，則引信宋詞，拘旋元噪，參伍二製，折衷九宮，而今南曲出焉。故漢初已彰樂府，六朝稍演絕句，唐世肇詞，宋時未亡而金已度北曲，元未亡而已見南曲。要皆萌芽，各入其昭代而始極盛耳。斯則樂府之統系，是三百篇之支庶也。若夫古詩，大約以五言爲準。何者？後代四言，率多窘縛，附庸三古，難起一宗。五言，西漢則十九、河梁，東京則伯喈、平子，建安則子建、仲宣，魏、晉則阮、陸、陶、謝，六代翩翩儷之風，四唐英英律絕之製。又既趨近體，則七言兼著。故其物章比興，辭班麗則，調務淵雅，旨放清穆，蕩樂府之該藪，閑騷人之怨亂者，其惟詩乎？若乃詩有變風雅，而端木氏又別小大正續傳。予謂騷辭樂府，大約得于變傳爲多，而詩人有作，必貴緣夫二南、正雅、三頌之遺風，無邪精義，美萃于斯。是則六義之冢嫡，元音之大宗也。源系篇

記云：「白受采。」故知淡者詩之本色，華壯不獲已而有之耳。然淡非學詣閎遠，不可襲致，世有強托爲淡者，寒瘠之形立見，要與浮華客氣厥病等耳。

世目情語爲傷雅，動矜高蒼，此殆非真曉者。若閒情一賦，見攢昭明；「十五王昌」，取呵北海。聲響之徒，借爲辭柄，總是未徹風、騷源委耳。

曹植始開奇宕，頓失漢音；陸機篤尚高華，竟變魏製。潯陽省靜體，已非晉骨；宣城驚人句，實始唐音。雲卿、延清，乃開天之先驅；太原、東川，故大曆之鼻祖。工部老而或失于俚，趙宋藉爲幘幘；翰林逸而或流于滑，朔元拾爲香草。

嚴儀卿云：「學詩入門須正。」亦有始基猥雜，後能自得師，翻然棄故，亦能至道，淳于意之受術陽慶是也。唐有康崑崙，善琵琶，自謂無敵，及聞段善本楓香之彈，即驚駭下拜。德宗令以本藝授康。段奏曰：「崑崙本領邪雜，且遣十年不近樂器，然後可教。」後崑崙果盡段技。今詩學染指既多，受病不少，畏砭而諱疾，護前而黨同，何文士立志不如優伶遠也？

詩須博洽，然必斂才就格，始可言詩。亡論詞采，即情與氣，亦弗可溢。胸貯幾許，一往傾瀉，無關才多，良由法少。如瓠子弛其正道，鉅野汎溢，又惡宣房之塞，其孰能不波？

古今談詩家，其持論大有三弊，而世鮮覺悟，其失往往雷聲，余當辯之。其一則以作詩必有合於古之六義，斯言似已，然風、雅、頌固是分體，不必詳論。以賦、比、興言之，此三者是詩人之志。蓋即婦人童兒發口矢辭，非直陳事，即婉轉附物，或因感抒述，三者之內，必有攸當。是凡詩中，自有此三義，非謂具此三義而後爲詩成也。譬諸樂然，有五音耳，任舉陶瓦叩之，弦索彈之，亦必中宮羽之一音，豈謂不爲琯器者便無音耶？自謂詩備六義，然後爲佳，而牽拘膠盪，不勝其敝，但有櫛比，無復神來。又或以莊辭爲備六義，殆又不然。夫古人作詩，取在興象，男